

永远的长城

■ 胡杨(甘肃)

一直在长城地带生活，低头沉思或者抬头仰望，长城都会不由自主地映入眼帘。久而久之，视而不见的长城，就融入了基本的生活方式之中。

常常，牧人登上烽燧或者一截长城的断墙，悠远的呼哨，覆盖了整个戈壁，落在洁白的羊群身上，羊群像附着了无法挣脱的集结号，迅速从长城的豁口涌出，僵硬死板的地理环境一下子活跃了起来。上百成千只羊，拼命地冲锋，似乎想用掉戈壁的干涸，占领那无限生机的绿洲。

长城内外，是如此的不同。

常常，村庄里走出来的愣头愣脑的小孩子，像从草堆里滚出的一群鸟，自由散漫地奔向破败的长城。他们窜上窜下，头戴草帽。那些草帽是新鲜的柳树枝编织的，手工粗糙，但色彩艳丽，远远的，就看见它们漂浮在半空。要知道，在戈壁的褐色和长城的枯黄色中，一点点绿色，是多么的动人。

孩子们乐不思蜀，一次次探究长城夹缝中的木条，翻拣长城下遗落的瓦片，甚至越过长城，走向那戈壁的深处。稀疏的草丛下，蜥蜴、蚂蚁、蛇、屎壳郎，被孩子们追逐着，欢乐的笑声随风四散。

对于未知的地域，孩童的思维和成年人是那么的不一样。

我曾经是那些孩子中的一员，现在长大了，仍保留了顽固不泯的童趣。也不仅仅是童趣，更多的是出于对自身关照。长城横在眼前，又一望无际地远去，蓝天白云之下，宏阔的戈壁之上，背离着郁郁葱葱的田野，溪流潺潺的草原，只身陷入无尽的荒芜，让人不觉得疑惑。十八岁那年，刚刚长大成人，义无反顾地跟随着长城的步伐流浪远方。那一次，三百多公里的长途跋涉，烈日烘烤，使我浑身上下像涂抹了一层黑漆，我只当那是长城留给我的纪念，直到现在，每每抚摸，远方的风就掠过长城，落在我的皮肤上。

这是长城对我的馈赠，回过头来，看画卷中的村庄，看那柔情似水的婆娑绿影，长城的情形就更加真实了。我一用这样的视觉观察长城、观察村庄、观察自己，内心里就有了一条无形的长城，无形的长城和有形的长城加起来，就成为我自己的长城。我是幸运的，生活在长城脚下，并拥有了自己的长城。

后来，走完了河西走廊的汉明长城，长城与地理、长城与文化，又明显地划出了一条界限：以明长城为例，沿长城一线大体上在气候上是暖温带和中温带的分界线，是半干旱和干旱的分界线；在植被上是森林草原、干草原和荒漠草原、荒漠的分界线；在土壤上是黄土的北界，与干旱地区的土壤有完全不同的理化特征；在农业土地利用上，界线以南以种植业为主，界线以北牧业生产占优。从历史政治地理的角度看，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与南部农耕民族政权，在此争斗对峙，同时在经济、文化等方面又相互交流。

多么奇妙的长城，人类在修整它的时候，是否有如此精密的设想呢？我们与长城的对话，是否还有更广阔的空间呢？基于此，我的行走就不会停止。

wh| 椰岛风物

降真香的形态

■ 赵瑜(海南)

降真香外形慵懒，这是我初见时的印象。半空的躯干，舞蹈着的姿态，即使是被埋土里数百年，依然执着。

在东湖市场，我买了根又粗又长的降真香老料。卖家说是老料，香味被泥土收纳，成为土壤的珍品。

是三月，春光下的降真香堆在地上。它们按照形态被不同的人选去。

我喜欢选姿态好看的，有一柄刀状的大叶料，我看了下。反复地讨价，终于商定。刀自然是弯的，但几乎是实心料，尖头的部位有两个虫眼，虫眼位置涌出一团黑煤似的油。这便是降真香结的油。这样浓的胶油，不必趴上去闻了，只要抓在手上，那香气便不停地扑上来。

懂行的友人在一旁介绍，这两只虫眼，看着很小，可是已经进入很深了。这一点，很快便得到了验证。下午的时候，拿着这个刀柄料去小作坊做了一串降真香的珠链。切开来，果然，那虫眼很深，一直深入到了整根料的中间。只能做一条很细的珠链，浪费的那些料呢，作坊伙计说，可以拿回去泡酒啊。

才知道，原来，降真香可以泡酒喝的。降真香的形态也不止是慵懒的舞蹈料，也有性情的珠子料。一根一根的棍子料，长短不一，粗细不一。这是降真香中的一些极品料，经过病痛、风蚀、虫咬，终于，一根藤在自己的内心结了心事，成为浓郁的降真香。这几乎是自然对人类的一种启蒙。

降真香早些时候，一直住在唐诗里，或者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。它似乎与海南关系疏远，是一直做香料研究的魏希望在做田野调查时发现了它。魏兄通晓海南的木头，几乎，他是海南黄花梨和沉香百科全书。是他的发现，让降真香从唐诗里走到了人间。

前些时日，与降真香资深的香友们喝茶时，我见到了降真香的标本。藤状的外皮，在山上起伏生长着，若不是根据叶片或者标本料的参照，很难在森林里面发现究竟哪一种藤是降真香。

降真香就躲藏在一个粗大安全的藤本里，白皮包裹着，长年阴暗湿润的生长环境，让降真香有着神秘莫测的香味和性格。

近日购得一棵特大号的降真香大料，找到黄花梨雕刻名匠刘华海，做成了一件“云中飞鹤”的精美雕件。也果真，那几只仙鹤在降真香的木料上活了。

古人曾说，烧降真香，因为降真香烟是直上云霄的，所以可引得仙鹤下来。这次，我将鹤直接引到了降真香木料上，看着这鹤飞翔的姿势，如同将白居易的诗句煮成了茶，直接饮了一般，除了茶香，还洋溢诗情。



向南漂流，最终停靠在月色微茫的八门湾，并在树丛里升起了袅袅炊烟。数以千年的岁月里，海南岛以它的海阔天空和阳光灿烂，收容了被刀兵、瘟疫、灾荒驱赶的人，被强权暴政贬谪、流放的人，被命运追逐走投无路、无家可归的人，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家园，并以椰子高高撑起庇护之伞，用清凉之水为他们洗涤尘埃，滋润他们饱受屈辱的焦灼心灵。

时下，大家都很关切环境污染，其实，生命品质本身的污染，才是最大的忧患。人心如同椰子，都是水做的，不美好的情况通常有两种：一是水质变脏了，彼此之间不能开怀畅饮；二是水源枯竭了，心地板结成了冷硬的铁石，不能相互润养，甚至还磋磨出凶器来。作为椰荫下长大的孩子，我乐意和伙伴们一起，在阳光下做些亮堂的事情。虽说海阔天空，人应该厚德载物，善待命运带到身边的每一个生灵，不要搞得水清无鱼。但是，跟那些有着椰型人格、怀里涌动着一泓清泉的人在一起，感觉人生还是要美好一些。

海南岛，阳光与风雨之间，我的家族已经繁衍了二十九代，子孙近二十万人，遍及全岛并流布世界各地。于我而言，所谓世界，其实就是海南岛的延伸；而椰子怀里所窖藏的，则是土地与天空、阳光与水之间最最古老的往事、最最玄妙的密续。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，接受伏藏和密传的人，应当奉上相应的供养，以获得相应的加持，让自己在俯仰之间一片空明，不夹杂丝毫的芥蒂。在这方面，我等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完成。

张魔幻的鬼脸。在这些鱼的身旁，不时有未成熟的椰子或是枯干的叶杆掉下来，在地上砰然砸出沉闷的响声。类似的情形在许多城市的街道，人群密集的校园，也十分常见。以椰子的重量，从那么高的空中自由落体，砸死个人应该不算什么难事，奇怪的是她每次总是挑准没人的地方，或是没人的间隙。千百年来，就没有听说过，有椰子掉下来砸死人的事情。以如此大的统计基数，这种现象已经不能用侥幸来加以解释。草木无情这类词语，显然不适合用在椰子树上。颐养天年的椰树，可以活到八十乃至百岁，与人寿相当；椰子椭圆形的个头及其重量，也跟人头不相上下。摘一个椰子，刨去富有弹性的棕皮之后，褐色椰壳便赫然露出一张人脸来，有鼻子有眼，充满疑惑地看着你，这未免让人惊讶。一种草木的果实，怎么会藏着据称是万物之灵的脸孔，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？看来，冥冥之中，还有很多人没有参透的玄机，我们引以为豪的智慧，尚不足以照破这世界的暗昧。

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何况一种植物。椰子的命运随因缘展开，但品质不会随意改变。和我的家族一样，椰子树家族不是岛上的原始住民。大约在两千年或更早以前，有一颗，或者几颗成熟的椰子，在风暴中落入赤道附近澎湃的波涛，随着洋流浪迹四海，辗转多途，最后借着一次涨潮的力量，落户于海南岛的岸边，衍生成庞大的绿色家族。1127年，金人的金戈铁马踏破了开封古城，我的祖先、三品文官肇周和弟弟肇文，如同从一棵树上掉了下来的椰子，一路

一泓清泉在襟怀

在空中若隐若现的味儿，都表明她格调不同凡响。

“日头太毒”，这是海南人夏天常挂在嘴边的词。特别是进入三伏天，过刺的光芒肆无忌惮，到处刀光剑影，整个世界被劈砍得干干净净、明明晃晃，让人睁不开眼睛。走在沙路上的鸭子，脚掌都能烤出香味来馋人。唯椰子怀里珍藏的这股清泉，能够消解日头的毒辣，将上炎的火气柔化为甘润的津液，顺任脉汨汨流入丹田，滋养命门，平秘身体内部的阴阳。因此，这时节吃什么好东西，都不及路边随便破个嫩椰子管事。寻常人家，院子里有三五棵椰子树，夏季就可以过得很舒服了。将夏天浸泡在清凉的泉水里，人就能很好地欣赏阳光的灿烂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还是中学生，一年春天，我们几位同学要赶赴一个叫做响水的工地，支援火热进行中的水利大会战，需要徒步穿越近二十公里雨林茂密的山区。尽管预先作了充分的咨询，但下午三点之后，这些蓝色海洋长大的孩子，还是淹没在绿色波涛里。最后，是出发前一个老人的提醒救了我们：爬到高处眺望，看到有椰子树的地方就朝它走去，那里准有人家。

椰子树喜欢和人在一起，房前屋后，田头井边，椰子树长得最起劲，果子也结得丰硕，而且味道还别样鲜美。离群索居、远离人烟的椰子往往难以繁衍。

我的家乡位于海岛西南，在那里，椰子树总是三五成群、错落有致地站在田头坡岗，看起来像一个个和睦的家庭。明亮的阳光下，她们窃窃私语，相

wh| 名家笔会

孔见(海南)

■ 李孟森(海南)

我出生于1960年冬天的夜晚。母亲没有足够的乳汁喂养自己的骨肉。就在全家人焦急为我寻找活下去的理由时，草药医生说出了一个方子：给孩子喂些红椰子水，前提是先用慢火将它煮开。凭着一瓢瓢沸开的红椰子水，和母亲断断续续的奶汁，我羸弱的生命得以苟延。尽管因营养不良染上通体透黄的黄疸肝炎，但最终没有撒手人寰。世道苍茫，生命于我实在是一种幸存，而椰子、谷米、番薯和母亲等事物，就是我赖以幸存的恩典。椰子树是这些恩典的象征，时至今日，她在风中缓缓摇曳的羽叶，总能撩动我最软的那根肋骨。

和众多婆婆的果树不同，椰子树长得高大挺拔，她不要不枝，叶杆随生随掉，一根粗干直溜溜往天空里蹿，是极难攀爬的树木。椰子的包装是果类中最为考究的，光滑的外皮之下，裹着厚厚而富有弹性的椰棕，里面嵌着一层坚硬的椰壳，再里面是膏脂般的椰仁，最后才是啵当啵当作响的椰子水。即便是今天，借着高超的工艺，也很难做到这般精严致密。打开重重包裹之后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，是比极地的冰雪还要洁白的椰仁，和一泓荡漾着的清亮透彻的泉水。唐人绝句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”，用在椰子身上是恰当不过的了。在热带水果中，芒果最为香甜，榴莲最为肥厚，香蕉最容易入口，都属于滋腻一类，是水果中的通俗版本。唯椰子蕴藏着一股仙风，椰肉的冰清玉洁，椰子水的清纯甘冽，以及飘悠

wh| 博文悦赏

遭遇威马逊

■ 李孟森(海南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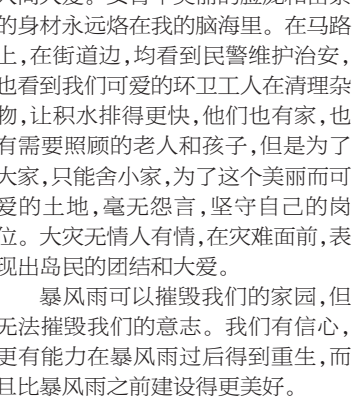
■ 李孟森(海南)

2014年7月18日下午2点，台风威马逊在海南登陆。开始时点滴小雨稀稀啦啦飞落，谁也没有在意它的强大，好奇的少男少女还在雨中嬉闹。逐渐地雨随暴风而加大。下午3点时，遮盖地的乌云迅速笼罩大地，狂风骤然瞬间而至，所有动物仿佛停止了呼吸，连在树上的知了鸣叫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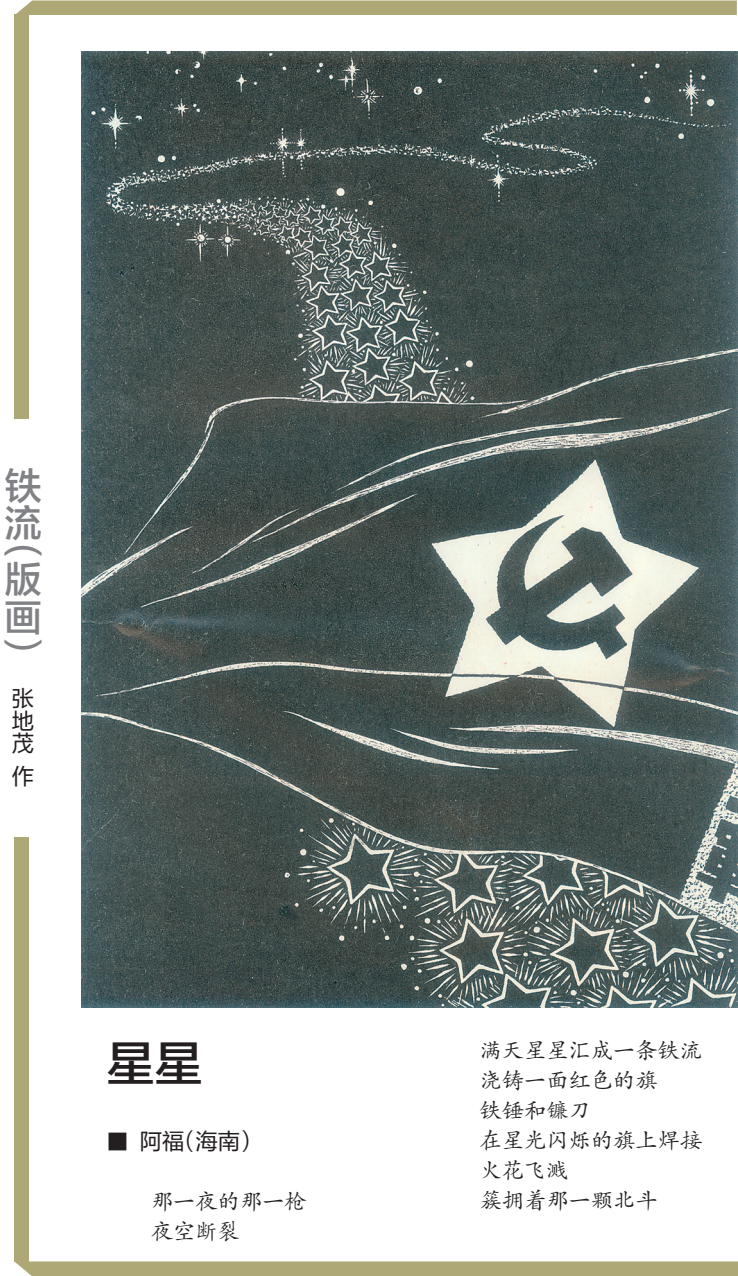
威马逊的光临让我真正领略了大自然力量的强大。我无数次看到强大的台风亲吻我的家乡海南，但是这次威马逊亲吻的强度让这块热土有点难以承受它的热情。周边的树林和平房全部咬断和掀开，仿佛是一次肆意破坏海南的容颜。两人合抱粗的大树连根拔起，摔倒在地上，最可怜的是遮阴挡阳的绿化树，像人工有意切割一样，叶片不停地吹落，树干被拦腰斩断。

威马逊带来灾难，也带来新生。台风肆虐整整12小时，尽管螺旋的风暴吹翻了树木，斩断了电线，吹毁了家园，阻碍我们的前行，但是在这暴风雨中，海南人民表现出伟大、宽容和无畏的精神。你看看，在积水的路上，汽车抛锚了，车上的妇女和孩子焦急之时，路过的七八个汉子不畏风雨，挺身而出，把车子推到安全地带；医院急救车行驶在路上，其他车辆宁愿开到积水区，哪怕让车子被水淹没，也让急救车通行无阻；再看看在路上打伞的老人，雨伞已经被风吹掉，老人东张西望希望得到帮助时，会有不相识的人撑着伞把老人引到小店歇息，店主递上热腾腾的茶水。在医院门口，我目睹一对夫妇抱着刚就诊的孩子走出口门，但是暴风雨阻断他们归家的路，刚好一辆甲壳虫跑车经过，下来一对看似热恋的小青年，女青年下车热情地说：“大风雨不会马上停，我们送你们回家吧，别让孩子再受伤害。”这是何等的人间大爱。女青年美丽的脸庞和苗条的身材永远烙在我的脑海里。在马路上，在街道边，均看到民警维护治安，也看到我们可爱的环卫工人在清理杂物，让积水排得更快，他们也有家，也有需要照顾的老人和孩子，但是为了大家，只能舍小家，为了这个美丽而可爱的土地，毫无怨言，坚守自己的岗位。大灾无情人有情，在灾难面前，表现出岛民的团结和大爱。

暴风雨可以摧毁我们的家园，但无法摧毁我们的意志。我们有信心，更有能力在暴风雨过后得到重生，而且比暴风雨之前建设得更美好。



三亚海棠湾晚霞 林伟 摄



张地茂作

张地茂作

星星
满天星星汇成一条铁流
浇铸一面红色的旗
铁锤和镰刀
在星光闪烁的旗上焊接
火花飞溅
簇拥着那一颗北斗

wh| 八一感怀

■ 红绿(广西)

我家有三个兵，兵色、兵哥和兵仔。

一九五二年，我爸还没满十六岁，他瞒着我爷爷奶奶偷跑去报名参军，谎报了年龄说十八岁了，他一米六八的个子帮他们圆了谎，于是当上了兵。

他是偷偷跟着部队出发的，二哥悄悄给了他五分钱，奶奶追到村口，含泪也塞了五分钱。部队一路开拔到东北，在沈阳训练的时候，他买了一支钢笔，在部队需要学文化的。后来，部队一夜之间又到了鸭绿江边，他用剩下的两分钱买了一碗红糖绿豆粥，吃完就跨过鸭绿江，到朝鲜打仗去了。年轻的兵色还没有长出喉结，就上战场了。他开始在39军当卫生兵，挎着小药箱，在战火纷飞战场上给负伤的战友简单地包扎止血。后来，也紧握卡宾枪，到野战部队上前线去了。兵色很机灵，一次都没有负过伤，只被弹片擦破过两次头皮。回国的时侯，我爸已经长到一米七四了，他到佳木斯

互梳理着修长的羽叶，似乎总有说不完的悄悄话。椰子是天生的乐天派，快乐成本极低，一阵轻风便足于令她们手舞足蹈，欢天喜地。年轻的椰树披着一头翠黄的长发，辫子梳得整整齐齐，像是情窦未开的女孩，教人倍生怜惜。在海岛东北部的文昌、琼海，仿佛是听到什么号角，成千上万的椰子树集结到一起，形成集团方阵，她们高举着无数的翅膀，发出排山倒海的呼啸声，仿佛要御风而行的鹏鸟，气势磅礴恢弘。有的村庄完全被椰林覆盖，似乎椰子才是真正的居民，人反倒是访客。与世无争的人家，栖居在椰荫庇护之下，喝的是洁净的椰子水，呼吸的是椰子叶滤过的空气，也不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报。

浮海过来的人，远远就能看到岸上的椰子树，像一枝枝手臂在天空里热烈地召唤。走进椰林深处，心有灵犀的人，还能够体会这种良木体里散发出来的善意。椰子树木质蓬松，看起来不像是特别坚硬的事物，但她的纤维具足韧劲。柔软的羽叶在狂风中左抱右甩，借力发力，仿佛一个功夫莫测的太极高手。从菲律宾滨海席卷过来的台风，颠山倒海，如同咆哮的恶龙，椰子树以一场优美的舞姿，便可轻易化解。而就在她的近旁，刚强的木麻黄，极尽荣华的凤凰树，都已经是一片狼藉了。

在海边的许多村子里，时常能看到居民把网兜斜挂在椰树间，像从海里捞上来的鱼，横七竖八地睡在其中，任鼾声和潮水一同起伏，完全处于醉氧的状态，不知今夕何年，是秦是汉。迷离的阳光在他们身上随意涂抹，描画出一张

wh| 诗路花语

海之韵(四章)

■ 马克(北京)

一
寂静的暗夜，我走进海。
海以它博大而温柔的胸怀把我紧紧拥抱。
……我所有的疲劳在它的柔情中，融化了。
……我所有的孤独在它的亲昵的絮语中，沉没了。
海水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肌肤。
海风，深情地亲吻着我的面颊。
海，充满了爱。
海，充满了情。

二
不知漂泊了多少个日日夜夜，海水把我送上了海滩。
海滩，金黄色的沙滩，栖满了海螺、贝壳。我摇摇海螺，……海螺，让海风吹响你的号角吧？我审视着贝壳，……贝壳，还有海的回忆么？
和风中，丽日下，我抱着沙滩睡着了。梦中，沙滩化成了一叶小舟，把我载向湛蓝色的海洋深处，……美丽的珊瑚礁，调皮的梭子鱼，打阳伞的海蜃！
躺在沙滩上，为什么我总是想起妈妈呢？

三
船，在海面上踟蹰着，踟蹰着。
乌贼，在岸边窜来窜去，大张着嘴，圆睁着眼睛，多么令人毛骨悚然！
海潮轰隆隆地向前滚去，兀自向前滚去。海潮的视野中没有那只奄奄一息的小船，那只海面上的流浪儿。海潮

我有个哥哥是当兵的，这令我无比骄傲甚至热血沸腾。我甚至在跟小伙伴拌嘴的时候都大声说：“我哥是当兵的，等他回来，打你打你打你！”

但是，没几年，兵哥复员了。他回家那天，我进门看见他穿着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坐在家里，脸上都是黑黑胡子，我无比沮丧，觉得没法再跟小伙伴们炫耀了，偷偷跑出去，痛哭了一场。

兵哥刚回来的时候，常给我讲部队里的故事。他每天早上起床，还跟在部队里一样，把被子折成豆腐那样的方块，进门出门都爱唱歌，他唱《打靶归来》，唱《英雄儿女》，唱很多澎湃振奋的军旅歌曲，他唱歌的时候我和我妈就安静地听。后来，大哥吹口琴了。黄昏的时候，他吹《三套车》，吹得